

## 《創作成品》

### 標題：沒有戰爭的海岸

請爲我敘說海洋的訊息，夏日圍繞的海洋。

竹筏馬達劃過潮水，灰色的帆布篷在風裡翻動，傳送來濃濃的氣息，我們的船駛過龐大的蚵架旁，永遠的靜默蔓延在水底裡。遠遠的，翻過對面沙洲的木麻黃林，才是海峽，那當地的導遊透過擴音機說，這是一片永遠風平浪靜的海面，蘊藏豐富的漁產，候鳥相約飛來過冬，颱風總在海口處轉彎。我默默觀看眼前的海景，就是這裡了。

竹筏停靠在沙洲上，安排遊客觀賞招潮蟹的洞穴，沙岸邊，有漁家搭起帳幕賣炸蚵仔。下船，我獨自走進木麻黃林，眺望平靜的海面，內心沒來由的傳來一陣悸動，就是這裡了，我放下負在肩上的包裹。早晨的霧仍沒有散去，再遠，還能看見些什麼？我彷彿看見昔日的海戰場，戰艦從甲板射出繩索勾住敵船，燃燒的帆，溫度節節升高，將旗仍在火海裡飄揚，砲彈射進海面，激起龐大的水柱，數百艘戰艦的將兵一起吶喊，回音飄盪，繼續迴旋在歷史裡。在多年後寧靜的夏日海岸，我窩起手向遠方的海看過去，卻只見鷗鳥的盤旋。

那場海戰，即將改變島嶼的歷史，但將軍並不知道，他永遠不可能知道了，船艦才剛靠岸，他發下號令，率領兵士去追趕敵軍。據說曾有部下勸他紮營休息，將軍卻執意追趕，他必定會匆匆穿過這片木麻黃林，海岸，看見我身處的這片風景，海風同樣從我們身旁掠過，他們繼續趕路，當年，會有靜默的蚵架，鹽田和虱目魚塢嗎？

八百名兵士追進平原深處，當年，這裡有高大的蔓草叢，漫無邊際，一走進去即迷失方向，只有荒疏的日頭指引。他們說不定看見過驚慌走避的鹿群，幽靈

在寂寞的草原間行走，驚動候鳥從他們腳邊飛起。黃昏，他們紮營，造飯，將軍卸下浸透汗水的戎裝，設想敵軍的行蹤。然而，就在那夜色即將掩來的時刻裡，將軍顯然並沒有設想到，歷史將為他設置的命運。

將軍，我細聲念著他的名字，如海岸邊的祈禱，我祖父的祖父的祖父，我們的血管裡都流著他的血。時日如舊，仍有灰鷺鳥停留在露出海面的木柱上，紋風不動如同雕像；仍有黑面琵鷺群圍成圓圈，合力追捕水裡的魚隻；烏魚在陽光裡扭動尾鰭，閃亮鱗片。海岸彎成擁抱的姿勢，留住這一灣水，在內陸和外海間，如同海洋的記事簿，那場戰爭的記憶，也必然書寫在某段海面的紋痕上，隨著潮汐翻騰，在從不瞑目的沉船間，長滿青苔的盔甲，魚兵蝦將的巡邏取代了死去的誓願，他們還來不及登上期待的海岸。

我們家族的記憶，則一直保藏的舊厝的廳堂。小時候，我們這些小孩即對供奉在祖先牌位邊的書卷感到好奇，卻都要等到滿十八歲，才許開盒觀書。我始終記得自己的十八歲，天色尚明，廳堂裡長明燭佇立供桌兩側，祖父燃香祝拜，請下用紅綢緞布包好的木盒，「感謝將軍的庇蔭，家族裡又有個十八歲的男丁了。」我心知祖父嘴裡喃喃念著的男丁就是我，低下頭，翻看盒裡的將符、璽印和手書，經過幾個世代的翻閱，那方宣紙已顯泛黃陳舊，稍稍褪色的墨水寫著「一死豈憑丹心知，忠勇付與子孫訓。」四百年前寫字的人內心充滿悲壯，恍如準備要在死神面前繳械了。四百年後，輪到我來看這幅字時，我看著祖父虔誠的臉孔，內心底滿是惶惑：祖父，你還要派我去打那場戰爭嗎？

那場戰爭的結局，是悲麗的滅絕，敵軍趁暗夜悄悄包圍過來，襲擊，火槍從草叢間伸出，在明滅的彈火間，只有幾名兵士突圍而出，讓後人得以瞭解那晚的事件。後來的史家一直想知道，為什麼那天將軍執意要追趕敵軍，然後遭受死亡的命運呢？黑夜裡響起的槍聲如高牆包圍，將軍臨死的心緒在想些什麼？歷史在喧嚷裡爭辯多年，在巨大的時代變遷與轉動裡，筆尖沾著墨水，卻沒有將這段最後的追趕寫定，他們一直想知道，失去主將的這場戰爭，應該算是勝利，還是失敗？

在長久的歷史時光裡，我們終究都失敗了。我彷彿看見將軍仍伏在桌案上，拿著毛筆寫字。天色尚明，氣氛凝重，從他緊握的手勢裡寫出來的楷書，也像接受發號施令，在宣紙上站好自己分派的位置。他的神情鐵肅，一個字接著一個字，慢慢的寫，好像想把他來不及用完的壽命，他分配到的時間，都耗盡在這場書寫裡。隔天，他就要離開家人，帶領艦隊遠航了，那時，他是不是已預見到自己的死亡？我們這些還沒有輪到出場的子孫，在許多年代後屏息觀看他的書法，長明燭嘆息垂淚，黃昏的家訓，一去不回的青春歲月，全都在攤開書卷的剎那間湧向眼前。那次的出航從此決定家族的命運，像連根拔起的盆栽，植栽在一座熱帶的島嶼上，回歸線向南，北極星當空，然後發芽、結枝、連葉，孩子們跑過廳堂，高聲喧鬧，總覺得她仍坐在神主牌位裡，眼神炯炯向這邊的方向觀看，陌生而又熟悉。

小學五年級，我第一次在歷史課本裡看見他的名字，心裡滿是驚詫，咦，這個人從我們家的神案走下來，轉身，就走進歷史課本了。那場海戰仍未結束，雖然結局勝負已知，卻每在有人翻開歷史課本時，繼續漫天的烽火，海上全是燃燒的船艦，屍體漂浮，魚群紛紛閃避，鷗鳥躲藏在礁岩間，而將軍的船艦仍將一再的靠岸，全身戎裝，刀箭齊整，發下號令，開始他最後的追趕。那天下課回到家，放下書包，急忙拿著課本到祖父面前：「阿公，你看，這個人的名字，也出現在我們的課本裡呢。」祖父靜默地望我一眼，笑笑，好像是他早就知道的秘密。然而，我們有沒有遺傳到他的勇敢，他面對滅絕時的鎮靜自若？他的執著？我們能不能像他一樣，在死神來臨時解械，放下手裡的弓箭，卻仍執意抬起臉孔，露出傲然笑容？

我的祖父一生都在農事裡度過，印象最深刻的，卻是夏季微風襲來時，他躺在廳堂後側的榕樹下乘涼，有一天午後，祖母來叫他進去吃飯，他卻沒有再起來過，就這樣解械了。長一輩的都說，日據時代祖父做過里長，曾經解救過鄉人的性命。故事有許多版本，常聽到的是日本警察上門來抓那名鄉人，祖父用日語騙他們說，門裡面有蛇，嚇得日本警察不敢進去，這也該算得上是勇敢吧。直到去

世前，祖父從沒有提起過這段往事，然則，祖父，你還要派我去打那場戰爭嗎？

再下一代，我的父親放棄農田，轉到小學裡教書，相親結婚，生下我們，我從不記得他有可稱為勇敢的事蹟。然後到了我這一代，我常覺得自己的個性像足父親，喜歡獨處，一個人去旅行，在陌生的遠方得到心靈的釋放，正如眼前靜默的海岸，木麻黃在風裡翻動，萬古的浪潮向前推進海沙，沉浸，迅速退去，一如往常沒有多餘的爭辯。潮退，招潮蟹才從小小的洞穴現身，爭先恐後的像四方散去，那是它們的自然本能，那場海戰發生在這裡時，它們還沒有出生，沒有佔到觀看歷史的位置。眼睛如果望向海岸線，再遠，踮起腳尖來看，我還能看見些什麼？記憶的開端和結束，像鯨魚從海面驚鴻一瞥？

那導遊遠遠從木麻黃林走來，招喚我，該是返回去的時候了。他們世世代代都住在這裡，守衛著海岸、蚵架和黑面琵鷺，那是一段很長很長的故事了，像綿綿伸展的海岸線，他認得這裡的每一株植物，叫得出每個鄉人的名。我們往回走幾步路，停下來交談，我說，請再等等，我還有件事要做。我提到那場海戰，提起將軍的名字和他必然的結局。導遊疑惑地側過臉來，咦，你怎麼這麼熟悉，是讀歷史的，還是有家族關係…我慌張地低下頭來，總以為只要坦白承認，對方就會拿歷史裡將軍的形象和眼前這副肉身做比較，想起讀國中時，歷史老師在課堂上提起將軍的名字，全班同學的眼神全投在我身上，試圖從我的神情、身影裡尋找將軍的模樣，但就有，也已是稀釋過的血液，如蒸發掉鹽分的海水，被馴服的獸類，我同樣緊張地低下頭來。

這是秘密，噢，我一點也沒有遺傳到他的勇敢，常常，生命裡的一些小失敗，已足夠將我擊潰，抱著頭喊痛，總像有一根箭穿過渾濁的空氣，急急在後面追趕，聽見後面大隊人馬的嘶喊，火般渦漩從激戰的海面飄來，烏雲密布，我總是處在逃遁的隊伍裡，拼命的想逃進遠處高大的草叢，喪失所有的心神和意志，在絕望焦灼的谷底，這才會想起，像有人適時提著一桶淋向腦袋，是的，我血液裡留著將軍的血，我祖父的祖父的祖父，忠勇的後裔。我應該停下來，轉過身，對著侵襲的那一方伸出我的拳頭。

最後的時候，將軍並沒有伸出他的拳頭。就在戰場的附近，有名農夫開墾田地，挖掘出八百多具骸骨，考古學家認定，應該就是將軍和部兵的埋骨處。其中一副仍戴著完整的盔甲，綬印，他的刀還別在腰側，還準備要拔出來，向看不見的敵人揮砍。他們發現鐵彈貫穿他的額頭，在頭骨底下一個圓圓的窟窿，這樣的死去，一定來不及細思自己將至的結局。

新聞報導出來後，學術機構前來聯繫，表示要找與將軍有直系血親關係的人前去驗 DNA，確認那具骸骨的身分，全家族的成人聚在一起開會，決議由我代表。那天，我坐在一具陌生的儀器前，伸出手臂，針頭刺進來時會有微微的刺痛，我用另一隻手掌捏著棉花，心裡想著：「是啊，我把自己的血還給將軍了。」想像那枚四百年前的荷蘭鐵彈嵌進將軍額頭的感覺，巨大的疼痛進入腦漿，替代了所有的思考，我惟有在這種遙遠的想像裡，才能覺察到體內一絲的勇敢。世代傳承其實像是一場血的割香禮，一代一代的分靈出去，他血裡的血，肉裡的肉，在眾人血管裡踏著慢板節奏行走。如果勇敢也確是可以遺傳的 DNA 密碼，在迷宮般的基因圖譜裡，生命的訊息拼湊組合，完成所有的形態。如同嬰之未孩，早在我擁有這副軀體的慾望、想像、意志、懦弱和勇氣前，都脫離不了將軍的凝視。

我把自己的血還給將軍了，心裡這樣想著，那才是我自己的戰爭。檢驗報告出來後，確認了將軍的身分，我們計議迎回將軍的骸骨。時辰接近，在廳堂外，擠滿了攝影機和採訪記者，家族全體論輩排列相迎，堪堪將近四百年，將軍從荒草古塚回到了子孫興建的祠堂，歸位，奉祀，一死豈憑丹心知，將軍從長久的夢裡醒來，穿過熱鬧的空氣，絆倒一名搶鏡頭的攝影記者，他一一檢視陌生的子孫們，好奇這已是什麼年代，那場海戰後來究竟有沒有打贏？那只是我的想像，我排在行列的最後面，默默祝禱，想起我自己的十八歲，祖父從神案請下書卷的神情。陽光在廳堂的屋頂跳躍，祖父，這就是你要派我去打的那場戰爭嗎？行列的後面，我知道還會有孩子的孩子的孩子，在靈魂未歸位為軀體前，混沌的未孩，已經寫好了宿命的篇章，墨色鮮明，我們血裡的血，肉裡的肉，將軍的後裔，等待他們自己的十八歲。

將軍，我細聲念著他的名字，如海岸邊的祈禱，再細聲，則念給自己知道。那一刻，我還給他的血，又再度返回脈搏，將軍匆匆掠過我的身旁，如一陣永遠的海風，他回過頭望我一眼，但該是回去的時候了，我打開包裹，南風吹來，讓將軍的骨灰灑向海洋，回到沉船間繼續發號施令，將一切還個清楚，回到肉身和靈魂未成形前的宇宙，意識悠悠蕩蕩，歷史的勝敗功過也就由它去吧。我回過頭，陽光耀眼的瀉湖，那群鷺鳥仍停留在白色的木柱上，等待追捕魚群，木柱浸在海裡，只剩一截露出，從什麼時候開始，那些木柱就已插在這裡了呢？從什麼時候開始，鷺鳥群就懂得守在海口，等待漲潮帶進來的魚群？

回程，遊覽車穿過鹽田，漫無邊際的甘蔗田，在海岸線外，落日的剪影貼著車窗，追趕著我們，多像那年將軍最後的追趕。海面上烽火尙未澆熄，落日也曾追趕在他們身後，然而，他的死亡才是一切的開始，他垂下的手從來不及拔出腰刀。

我閉上眼睛，當記憶逐漸冰冷，灰燼散開，在回家的路途上，將軍，請為我敘說海洋的訊息，夏日圍繞的海洋。